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三十一卷目錄

神仙部列傳八

漢五

梅福

黃景華

谷春

南陽公主

山圖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陸生



鍾述

子美

商丘子青

王璵元

樂長子

徐仙

劉超

濟溪道士

賈靈翁

陶公天婦

張士衡

王順

楊雲外

趙養堂

文賓

莊君平

徐生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張與君

神異典第二百三十一卷
神仙部列傳八

梅福

漢五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按漢書本傳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高書拉梁香私為郡文舉神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殺郡傅而行在所條對惡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權朝而京兆尹王章素惡鳳制鳳為鳳所誅王氏泣盛

畏異數兄華下莫敢正言福進上書曰臣聞其子仲在於殷而為周陳洪範曰祿遜通泰隆漢制作儼畢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其子非非其家而辭觀此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若不及從漢若轉國惡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有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響應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力極其困極其危其死於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而繼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民平暴是之之備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建國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工還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是帝好惡謀說主言出辭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新賢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當聽用其計乎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決心胡越按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亂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後不數和從也方今布衣適國家之隙見聞而赴者蜀都是也及山陽亡徒蘇合之舉貽禍名都大臣亡所依國家之權輕故臣天欲與上爭衡也士者聞之連蹙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單廟堂之陳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望封爵并封年丘在故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相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持九九也陛下聖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鄭
叩關自號踐行伯以孫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
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言言可采取者
共以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
憤憤好忠言盡謀日開於天下徐買國家表裏爛
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
多也然其備保指世陳政言成文章實之先舉而不
得施之當世合時格若此者亡幾人故齊謀東伯
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陳陳也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謏謏之罔以爲
漢設險固時秦阿授其械故誠能勿失其情天下
雖有不顧其數獨其發此者武王皇帝所以辟地建功
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適欲以三代選舉之
法取當世之士發其器之固矣誠難於市而不可
得亦已明矣夫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者文信
天子齊用其謀士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
者也一召咸應謂之純白黑錫公謂之較較以承平
之法治秦秦之新習以斯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
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嚴焉夫嚴猶違害則仁鳥
增進焉者衆則知士深退焉者愚民上就多禍不
急之法焉廷尉所死者衆自陽明以來天下以言
爲諱朝廷尤甚臣等承上指其有執正何以明
其然也取民上書陛下之所嘗試下之廷尉廷尉
必曰非所宜言不敢以此此一矣故京兆尹王
章言臣忠敢面言臣事元皇帝幸權之乃厲具臣
而矯曲臣及至陛下數爲妻子且憂恐止其身王章
非有反畔之辜而族及家斬道士之結結康臣之古

華臣者知其非然不敢舉天下以言爲戒豈國家之
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月十
之數無患亡之之戒雖不急之法亡亡之之戒雖
數雖及戒雖不深者不隨逐者不塞所謂諸臣四門
明四目也且日不之之法非諸之微者也往者不可
及來者將可追方今君命飽而面王威舞外戚之權日
以益隆君不見其形體察其見建始以來日其地處
以奉古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而比數陰盛微金微
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四害上官皆母
以孝之至今適尊其位位授以魁柄使一騎絕至
於夷滅此大親視一不省也自晉光之賢不能爲子
孫庶庶權臣易則臣易曰毋若夫始唐肅宗德宗於
君權降于易後防之亦已上遂不納成帝又
亡繼嗣禍以爲害建統封太子之世以爲成後復
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職也位卑而
言高者罪也趙主顧野光言世祖雖代漢分臣之
類也等職不言沒而身全死之曰尸未滿而各滅雖
有察公之位位歷千朝臣不實也故願一發文石之
陛涉亦亦之塗當戶屬之法生靈乎生之愚慮亡益
于時有通于世此臣所所以不安也所以忘味也願
陛下深省臣言臣聞人所以自死也聖人所以自
塞也蓋憂之懼也如其事者奉漢二周求六國惡
士不顯侯氏不顯三說漢大連是以身危子殺殺
孫不顯所請舉人未結反于犯明者二統示不備
有也以此懸姓天下遂絕之主流出于戶所謂有

人以自正者也今最湯不祀殺人不從降下繼嗣久
微故爲此也春秋紀曰宋殺其大夫殺後世曰其不
稱名姓以其在位位也此言孔子故殺後也雖
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殺後亦宜之何者諸侯奉
宗室世尊禮曰賢者子孫宜有土有財有民又股
役仲作臣王以諸侯爵貴而皇太極動輒氣者
英今件臣之嗣不由國罪孔子子孫不絕湯所以擊
人而散臣天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操仲
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
名與夫之德何者聖人系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
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否可不勉哉竊孤遠又謙切
王其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後世燈君周子南
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大諸侯王
使諸大夫博士主股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
其大家推承子孫絕不能祀特廷議以爲王者存
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
者絕而更封他姓爲始封君上承其土者之始祖春
秋之義諸侯不能其其社後君親今未國已不守其
社而失國矣則宜更立股後爲始封君而承湯統
非當繼宋之梗後也宜明得股後而已今之故求推
求其嫡久遠不可得能得其嫡後之先已絕不敢推
立禮記孔子曰股人也先防所其嫡後以孔子世
爲湯後上以其誅不絕廷見聖至成帝時兩輔後古
文以左氏殺後世本禮記相明廷下詔封王後推後
官宜封左氏殺後世本禮記相明廷下詔封王後推後
殿招嘉公議在成紀是時陽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
事至元始中上封新政輒一觀妻于去九江至今

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按香泉巖壑池在南昌縣木竹園縣王右軍典臨川郡日每過此壑雖不能去因號爲池先是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爲我醜身爲我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

按安慶府志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初補南昌尉昌尉見王氏五侯子修辭以與馬登伯侯許相高數困縣道止驛車輒輟龍未始中王莽封爲新都侯爵位益尊權傾諸父乃上書諫曰王氏威柄不納遂隱於香若山及香澤之小若山山有梅福庵及丹竈遺跡尚存平帝元初中福知王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出游不知所之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姓名爲吳市門卒後修述仙去

按延平府志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初補南昌尉後棄妻子歸丹往來衡山山王華洞自稱九江道人丹成上景因號其村爲梅岐里屬劍浦縣

雜錄

按陝西通志楊終漢成帝時義白鹿東從者王女四人就采桑之節刻根樹首已言終日必欲長生先去三口去即志竟絕故除也乃以神方五篇授根有採桑詩問之其實女如桑得而食之復大而老

黃華仙

按城隍仙錄黃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黃華少好仙道常修持至後防韓君授其峽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遊仙位爲國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劉根

按後漢書劉根者涪川人也隱居葛山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其視學過太守史以前根爲妖妄乃收根詣郡數日汝有何術而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根曰實無它異願能令人見鬼耳前日召名之使太守目報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顧有頃杖之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孝乃當坐顯而叱訥曰汝爲子孫不能有金元而反殺身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新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坐覆覆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往

按神仙傳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初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舉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鍊鍊經之上上下下餘冬不衣身毛長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鬚黃長長四寸每與生時忽然變著高冠元衣人不覺提之時術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姓者王王珍問是居根不否再令叩曹公往山邊敬視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續用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累千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前降魔之術珍叩頭求府君之言根教育於依古者氣上指地深二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爲之愈根經總用有效後太守史府君以根爲妖惑更名根經之一麻共誅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遂根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問當至耳若不去恐陳君

博物記補神異典第二百三十一卷神仙部

談神未有告余余乃流涕曰得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汝見吾耳汝今猶不滿血不燒氣少腦減虧思因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騰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服食不死者有疑軀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事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乙金液服之即立登天不橫日月矣其次有吞母雞寶之屬藥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乃草木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殺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累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願曰今日聖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清淨除也乃以神方五篇授云飲日當以月望神嗽上天曰人罪過司命奪人奔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數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歡喜故欲人死也尋惡人關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尸神殺又每見報書得子有所呼召以人來取或數顯推問有人客對及陽機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其測其端也恨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至三潮六祀謝過上名之法報後人羅頭山仙去

谷春

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唐公助
按唐公助公助其仙道大旨去惟忘其威顯不將風自舞一月三夜易其號名唐公助所撰書是也按陳西通志唐公助城固人王符有稱二年為郡吏遇仙人題以美瓜又從而禮之其人帶期背谷曰賜以神藥曰飲此酒後意萬里如食歡語時去矣百餘里轉影即至鄉人驚曰於府君府君學之無所違怒命史收時告其詳降與之餅以藥飲之妻子塗往須臾大風白霧拔宅仙去惟時不與焉
南陽公主
按梁仙錄漢南陽公主出降王成屬上封東政公主風塵空虛崇尚至道每遇文景之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思降仙仙道成國世世非女子可以執持但當自保恬和道成修德積善賢就必可延生若昧緣隨世還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成龍世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庵棲止蔬食精思苦切真寶應遂捨簪至而去人或見之皆徐絕聚來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遇巨龍昇霄竊滑洞追望茫然無跡忽於嶺上見蓮花雙龍而取之已化為石因謂為公主唾涕安仁為記行於世
鹿皮衣
按列仙傳鹿皮翁蒲川人也少為府小吏工木精巧畢手能成器被琴山上有神人不能至小吏曰府君請過下斤斧三十人作梯輪閣意思橫生數十人梯道四開成上其巔作洞舍焉此其考提其二則以白鹿食草飲神泉且七十年一日下山拜宗族

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微灑水灑盡灑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還宗室令下山者鹿皮衣遂去後上聞白仙年下黃泉於市
山園
按列仙傳山園西人少好乘鳥騎踏之物柳山神道人教以雌黃當歸光活獨品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能追土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便故不死山園追使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明年後去莫知所之
赤斧
按列仙傳赤斧者巴戎人為蜀雜司上清能作水頭煉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智亦夜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獨賣之於者稱湘川開票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除生
按列仙傳除生小安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黃蘗之涎使見身中衣不污如故長吏知之試收繫者格而獲在市中乞試殺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害
崔文字
按列仙傳崔文字太山人世好讀書事居山下後作黃老九成石父祠襄陽都自言三百歲後有疫為民死者萬計長吏之諱故文陳朱靈驚散以徇民聞散者即愈所患計萬後去蜀賣藥故世寶崔文亦見散黃近於神焉
騎龍鳴

按列仙傳韓陽能者漢平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記子然如尋常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能長大稍精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

謂平下語云我為白眉翁也此間人不才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按列仙傳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石山言此有神砂可得數萬斤石長吏却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龍柱取焉邑令章君明何砂三年得神砂飛雲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矣

竊父

按列仙傳竊父南郡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其瓜瓞之燠瓜子與柱密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隱居山頂呼竊下父老與道生時事也

陶安公

按列仙傳陶安公六安縣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數上行著色備天安公伏治下求泉須臾朱實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週七月七日迎汝亦能至期赤龍到大南面公驛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眾共迎觀之皆與辭決也

按南陽郡南安公新吳人湖陽為南治師善治鐵爐烟成其後有龍至安公治之三二安修其術亦仙去天寶中某居焉陶仙觀

呼子先

按列仙傳呼子先漢中閬中下師善一仙歲歸去呼道家老婦曰急裝當與共乘中陵王夜有仙人持

二茅羽來子先生持一與酒家頗得而醉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按列仙傳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謠似燕代間人常負囊負局過吳市中飽錢錢一錢因戲之戲間主人得無有或告其戲出者吳樂以貽之神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室至戶到而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夫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頂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賣下神水崖頭且吾不白已深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

阿十餘歲

陵陽子明

按列仙傳陵陽子明鍾鄉人好釣魚於旋溪得白龍子明解釣竿而飲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數字明服食之遂去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澤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十餘丈縣中有子安亦得道者間相往來常問子明當年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之山中有黃鶴來棲其家塢上嗚呼子安

邪子

按列仙傳邪子目下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邪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皆松蓋然仙主侍衛甚嚴見放犬者洗濯與帑符一函從還典成都令新君君發函有邪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邪復還符還山上天色更赤有長輪常應邪往來百餘年遂詣止山上時下米獲

其宗族鄰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按列仙傳木羽陰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親母父皆母懷養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母也當報恩恩報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之後母生兄子為木羽弟探兄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為弟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鄉舊日見木羽二尺餘者母戶上母匿不道而真其然二十年乃發云母百年乃終

懷子

按列仙傳懷子鄰人也少在山林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時老若時時嬰兒乃知是仙人也嘗過酒酒千餘都家鄉女者有而生面其相而女象以為異言言此天人也會懷子奉一黃龍來過鄰女悅之遂相奉侍部女隨懷子出取地幸一宿而返告遠兒甘美邑中隨懷子之出門取車轎耳而步不能追也後復復在市中數十年乃見懷山下冬黃桃李也

李阿

按列仙傳李阿者蜀人傳世兄之不老常乞士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言領欲欣然則事者吉若若候候則事者凶若阿笑者則有大慶徵候者則有深憂如此事阿之言不謬也者有古仙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覺後復欲隨阿去終身未知道安有虎狼私其父

人犯二九客類好

蔡長壽

按洞仙傳長壽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按洞仙傳延明子高者服藥角得仙

崔野子

按洞仙傳野子者服木以度世

靈子與

按洞仙傳靈子真者服桃膠得仙

任敦

按洞仙傳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南嶺修步斗之道及洞元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元子

按洞仙傳敬元子修行中部之通存道守三二常歌曰遙望崑崙山下有三項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

先生在高靈木雙閣挾兩邊日月互相照路帶中間採藥三教猶欲草池泉遊遊十二種仙藥步中原意欲勤修百鍊子丹服金機恍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博者太行山長谷何峰嶺亦城相接都說我飛龍騰龍無極洞黃精生果此芝草披披川我欲將黃精渡丹在眼前徘徊欲渡丹羽翼奮迅鮮意猶未展子春提提李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市集

按洞仙傳鼎字子高者入山採薪兒一百歲飛下石上即成兩仙人其語云合陰丹成就河北王母

索九劍酒服之至長子高問仙人言設許王母者得九劍遺告仙人乙陰丹服之即豁然昇處治於雲中掌雲之任

徐道孚

按洞仙傳徐道孚少任謁陽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中天言祿大庭諸徒白個二赤此五神道之經事也其語隱也大庭者三皇父是也道孚修行得道

趙叔期

按洞仙傳趙叔期者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遇十者兩叔期曰飲入天門修二關存未衣止思齋叔期請其寶道因以華書一卷與之是昭稱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按懷慶府志

者投叔期贈中記一卷叔期拜受之後升號飛昇

章全素

按章全素志吳郡海生好神仙術成童家隱四明山下

當從道士學煉丹還其鍾鼎藥餅數十年而煉丹卒不成其後商遊前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皴皴然面病且寒憐不能語生憐其窮困解衣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微其家對曰是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矣由南昌有次田數百畝數百畝車牛流旋旋朝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身身病不能自振全素君子憐而寄焉於是與將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惜其子孫自還將生惡焉而提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曰將生曰先生好神仙者煉丹且久矣夫仙丹

食之則骨化爲金如是安有不良生耶今先生神丹

能化石硯爲金乎若於者之曰汝有進術生自度不果心甚慚而以他語告之乃改術者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曰習道易之辱金素矣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囊甚小顧謂將生曰此硯中有仙丹能化石爲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手將生性輕果且以爲妄遂歸曰吾等煉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術者何敢與吾等談此耶全素

體其門而去至後嗣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寶藏

其尸將命棺而葬於野及徹其墓而全素尸已亡去

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即

於凡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役一日將生見藥

鼎下有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壺中探之得石

硯其寸許餘化爲紫金光耀奪目蓋全素仙丹之所

化也生始悟全素仙人獨恨不能盡發自慙志其

後將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

王妙想

按增城集仙錄王妙想黃梧女道士也許散服氣任

黃庭觀邊之水符朝謁請慈念丹所由是成通每

至月日常有光景雲物之異應曜明驚人而罕到妙

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談終日已有音樂連在牛

空虛餘不下稍入散去又談餘忽有靈音和韻祥雲

滿庭天樂之首望聽林松光可現視如照日之明空

中作金雲之冠絕輪輿服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

懸空而下皆紫殿綠殿服冠天馬人物儀衛數十

人皆長文簪持戈戟杖旗幢幡蓋良刀刀鎗蓋風

專舉九龍之變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似鬼
 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若仙擁衛者數百人
 妙想即往觀禮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朕
 萬國奉道此山每欲誘教想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
 我授首且大運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身不在他人
 元經所謂修之身身其德其具此蓋修之自己證仙
 成非他人所能致也吾觀地司奏汝此山三十
 歲數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運東元戒汝亦
 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元經云常善教
 物而無棄物道不布惠則皆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
 皆欲成之但是世人福果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
 於道既有所修又不動入道氣未應而已中思是人
 自棄道非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志將以百生千生
 望於所誠不息不遠深可惡惡吾甘遇太上老君示
 以道德真經理固理身處人行教此亦可以互天地
 塞數坤道九天寶物為行化之要修證之本不可
 聲論而言也吾常錄之予心布之子勿弘化驗修不
 敢斯須違有怠慢至令棄奉師臣終劫之責也但世
 修得許達者多嘆光之人以為情怯輕道身之
 道以為為空受經聖聖之旨以為荒唐絕仁義
 義之謂以爲助捷此蓋迷修之不知也元聖之意將
 欲速得後世普救羣邪糾徑除至道自願薄朴以
 立淺識自謙則益彰之義無所偏愛之惡無所
 措易約之義無所用機諱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
 乎大順此乃行化之大道也奈何世俗浮薄人奔奢巧
 帝之不得以修理則萬劫交還造化不得以相行
 則百家殺戮故曰人之自違其日固久若洗心潔

已備善其身能以主道為師養長生為歸趣亦難得
 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勞萬暫來者視卿天降福報復
 何疑乎故必得之也吾昔於民間商神幼忽感太上
 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
 使吾歷日安坐冉冉乘雲至南方之國曰崑崙上直
 斗牛下據滄海入十龍之門還昭回之上觀風之津
 得水源梁方山四面各關門中有上城蓬閣云九
 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運其下以注六
 合關前後如屏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
 也上下流注開於四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
 此山出有三宮一名天宮一名靈微宮一名清源
 宮吾以曆載既往歸理此山山京紫微下鎮于此常
 以久祝無為之通令仙官下救於人夫諸天上聖
 高真大仙慈動應不常代運運轉陰陽倚仗生死推
 運依關之開又及陽九百六之會救汝下教以救於
 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緊念
 存心自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皇憫憐常在人間降
 量化形應方開傳道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救者古有
 言曰修道難於初得道有餘多難初動中微而功併業
 耳通是負於人哉汝布宜登廣合開曉也此山九
 峰者皆有高聖命其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靈芝
 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
 雲臺嵌谷故亦有寶司主學巨世法獸跡奇龍以為
 爲備前一日長安峰二日萬年峰三日玉皇峰四日
 大堽峰五日天寶峰六日靈應峰七日宣帝峰八日
 宜城峰九日行化峰下有宮閣各為理明九水有一
 曰銀花水二曰復源水三曰集水四曰計泉五曰歸

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
 水六支流四海時運無窮山中果獻珍禽無所不有
 無毒靈藥之寶可以履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
 以登真也改居山以來未嘗起駕外乘衣外遇
 飛空碧閣降於精園不可得而知也吾為汝導之得
 不觀之修之符為檢檢完然後倒駕而祈其未也
 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秘景靈九授之而去如
 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十年後始知日月昇天
 茲山以葬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舊道縣

傅先生
 按洞仙傳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
 極真人與以不鑪使之第一石爐厚五尺許張云石
 盤神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鑪蓋石
 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
 還丹服之度世

按華江府志傅先生未詳其名字隱升徒之標山相
 傳為漢有傅先生云陶隱居其語曰先生少好道居
 標山石室中歷七載感降太極君授木一令穿一
 石盤厚五寸許較之曰穿此盤便得道乃注晝夜穿
 之更歷四十九載石穿而鑽已獲後人名其石為鑽
 丹石

趙處伯
 按太平廣記趙處伯東郡人少好道師節鄭安先生
 說在中岳受玉佩金鑑經於丘林乃漢魏時章衡
 行道鄉也處受行保命日月之景又服九龍明鏡華主
 得道在華陽內為保命丞主仙籍兼記學道者并主
 暴雨水傾五釜主章

龍速

按雲笈七籤龍連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賣如梧桐治而服之日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而去

趙雲臺

按宋史上載徽宗幸畫者漢國州刺史趙鼎之女也配與女有善行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歷歷可見得身詣朱陵兒自得備化遊河天景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教服遊行盼山澤以自足也

子英

按續文獻通考子英舒鄉人入水捕魚得赤鯉時饑
養池中食以穀米一年長之餘遂生魚翅子英怪異
拜謝魚言我來迎汝天即大雨子英上魚背騰空而
去歲時來歸故舍廩復迎去如是者七十餘年故吳
中門戶皆作神魚因立子英祠云

文寶

按續文獻通考文寶太丘鄉人曹履爲業數取蝦蟇
之後故鄉年九十餘見實年更社拜而涕泣實與
會鄉亭西社姪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肚中待之須
臾實到大驚汝好過耶耶前不宜去汝也令服菊花地
膚桑上寄生松子以金氣運速壯復壽百餘年

商丘子胥

按續文獻通考商丘子胥高邑人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而不老邑人從之學道謂其妻言但食米藁蒲根飲水而已如此傳世三百餘年

莊君平

按續文獻通考莊君平蜀人夷堅志曰福有道人嘗

見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去不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莊君平卽嚴君平漢人蓋諱故易莊爲嚴君平宋時尚見之

按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
年年八月有浮槎來去不失期人有志立觀問于
槎上多竈婦老嫗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之衆
嚴道旁宮中多織婦見一大丈夫牽牛飲之牽牛
人乃臨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問此是句
也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
望如期候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
宿計年正月正是此人到大河時也

干壁元

按蘇州府志于璋元號林屋山人嘗授宛陵令李崇流珠母法謂崇曰子行此道雖出仕宦無妨仙舉復授以隱解法乃去人大霍山又授過化泥丸紫府術以度世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

徐生

按淮安府志徐生學道於海州鬱林觀一日化去葬於山中有入於太山下見之因付一履歸東海其佳視之乃葬時物也登棺視之未見人謂生尸解

樂長子

按安慶府志樂安丁齊人少好道遇仙於菰林授以巨勝靈兆散方仙人告曰蛇虺爲害人服爲童年一百八十包如少棲隱潛山號得山真宮有遺跡唐明皇贊曰無爲志性元風自化冰霜肌骨靑年鶴駕超然出塵視爲高下絳節朝元能延晝夜

張真君

按廣德州志漢張鳳君諱勣句容人常學道於橫山
師事寶林禪師斯夕禪士道成就山巔構北十殿明
萬曆十二年知州陸長庚修其舊址得巨礎凡四乃
鳳君遺蹟也

徐仙

按廣德州志徐仙不知何許人相傳州南十里一山
 擇而居焉卽今丹井山是也就山鑿井煉丹丹成值
 去至今猶存其井

張麗英

按江西志志崇寧字令華都督鼓山卜居人高之女也。有奇先志。特結白頭翁。就居山。果而臥。諸聞其異。笑之。爲女時年十五。使來。登山仰臥。被髮覆面。人謂其死。乃使往視之。忽然去。徙居石鼓。志誠。歲上。自民衆觀。民生實苦。言京東世事。愆愆。遇不。得。言。工。成。不。可。解。分。念。志。曰。有。風。自。鼓。山。爲。何。爲。不。我。尹。也。實。多。四。日。浸。空。樂。矣。遂。絕。糧。誓。自。死。之。予。其。去。月。五。日。暫。來。朗。會。進。往。卽。成。文。分。母。分。獨。獨。長。據。

割越

按九江府志劉越嘗遠康皇過其地必云山陰有石
高二尺者吳宅也抑之卽見我焉如其言扣之果
靚異現有一童子引兄越越卽元王冠未就劍佩歔
皇以玉酒三爵延生壽一噉卒心知其私念欲留
居之木口越卽已先知之乃以木應囑姑去他日
來居未晚也旣出俄覺倉巨石石在太平宮殿外墻

下後因就其石曰劉越湖天今不知所在

度索君

按九江府志度索君仙也昔有人見一蒼白布單衣者高冠冠似仙貌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懷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青溪道士

按浙江通志青溪道士不詳其名氏修煉於青田山之蓮元峰丹成田產青芝傾之冲舉因名其田曰芝田山曰芝山溪曰芝溪丹井遺跡尚在

戴火仙

按處州府志戴火仙漢人入松陽大明山修煉道成隱精舉於頂每度輒飄於山若太陽然人共見之故稱以大仙門人間珠珞雜響聲於雲中視之已化去無形矣

賣藥翁

按衡岳志賣藥翁不詳何許人日在市賣藥有道士遇之欲授以黃白之術翁不答但取糖上簪納口中須臾吐出成黃金兩人相顧而笑白是不復見

石傳真人

按山西通志石傳真人富城人姓陳棄俗舉道隱於北山石室中一日有騎虎至止於石上真人視之曰吾聞食芝草者可輕舉然有損於體吾不忍為其妨乃置芝草於地真人取而食之遂彈去不復至又見鹿人携囊則忘食草夜則入洞同宿及其人來京鹿負行李馳一夕著卿人告曰仙種有汝名字又購汝符藏符行雨此鹿即龍也今天下大旱

收勝得雨既雲解昇乃知百杖榜入靜室中焚香默禱俄然雲布遂近雲足明日官屬來謝真人已往但見室中與鹿丹一界

萬公夫婦

按開封府志萬公夫婦晉人化為雙鶴飛去今壁下有石相偶形皆雙鶴

鄧澄子

按汝州志鄧澄子年二十不笑不語凡遇道達則有相與笑而揖者每冬月當夜半不覺其出清晨人見其羣冰沐浴而歸一旦父兄問役法縣哭之竟日忽起黃風不知所之後訪其所接笑者皆名宦之吉人忠良之士也始知為神仙之異云

張士衡

按應陽府志張士衡河陽人遇一道者授以異方日服不報後仙去

盧真人

按陝西通志盧真人秦州人號鐵馬大仙漢時與成紀縣令觀登廣陵飛騰俄頃故老相傳今玉泉觀上有仙室遺蹟

王順

按陝西通志王順常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有土廟峰底王廟兩庵

吳靜

按陝西通志吳靜長安人少為縣吏格短人多惡之賤逃入山林儼之累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命拜稱參及胡備驅使終四年先生遂授其道仙去

楊雲外

按四川總志楊雲外字陽人興化法名和稱得道後

覺法言

按四川總志覺法言雲陽人字懷良官採藥得道能邀召推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三十二卷目錄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徐來勳

孫夫人

劉晨

元俗

張皓

樂巴

張楷

麻姑

淳于斟

樂長治

奇谷先生

太真夫人

鄭安期

神異第二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徐來勳

孫夫人

劉晨

元俗

張皓

樂巴

張楷

麻姑

淳于斟

按後漢書本傳始懷子仲意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松樹養神引之術與馬融歡章鄉里並時隱以才博顯名章以重選稱樂資推先於懷汝南吳恭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意足下動處隱約難來去行此棲遁不問身有西風何害不歡盡聞黃老之言來處人豈處身遠事亦有理國譽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窮隱神不著其證人不觀其驗吾欲先生從我者可若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聘身之君方今明四無備關舉計無爲箕山夷齊傳人自陽足下審能靜聽寡風即鳴雲問者亦非孤兒與世所敬謀也僕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爲期果卒後人有見懷於教道者故前世異之云云神仙焉

徐來勳 按後漢書本傳徐來勳字元俗本陳雲云昔在赤明明一百八身爲道士遊三洞度後復白雲乘火上升至東漢爲太極法師隱括著洞

按後漢書本傳始懷子仲意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松樹養神引之術與馬融歡章鄉里並時隱以才博顯名章以重選稱樂資推先於懷汝南吳恭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意足下動處隱約難來去行此棲遁不問身有西風何害不歡盡聞黃老之言來處人豈處身遠事亦有理國譽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窮隱神不著其證人不觀其驗吾欲先生從我者可若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聘身之君方今明四無備關舉計無爲箕山夷齊傳人自陽足下審能靜聽寡風即鳴雲問者亦非孤兒與世所敬謀也僕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爲期果卒後人有見懷於教道者故前世異之云云神仙焉

身耳不惡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不違千里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就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而顧主語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憾也第六試昇牛田數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被解面而墮場身體瘡痍莫可憎昇怡然為之勸解衣衣之以私糧飲食又以私米進之第七試虎將諸弟子環坐雲臺觀戲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陸潤澤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進要於時伏而觀之者三百人觀戲流汗無數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謂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謂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君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隨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除峻無所攀援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十顆上正得一百一十顆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親之見陵臂加長三二寸引昇昇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踞谷上戲笑而言曰越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隨跌吾今欲自試投谷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譁唯昇與王長嘿然隱遂投谷不落桃大桃脫在四方登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昇昇長一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偶投身而下正應得桃而見陸身踞桃中竟昇昇長二人笑曰吾故來乃授一入道畢三日乃還歸道會衆諸弟子驚悲不絕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

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陸入蜀山合丹牛刺龜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過僞令孤獨者銜桃太守樹之子也權尚元靈不壽帝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因言人靜之靜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丹命張天師爲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曰前太上曰碧兒獲於中原靈寶華蓋不敗我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齊及生靈遊歷之功也此老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達可即勅尹真人登蓮華臺端容而坐頃之萬籟皆絕又命道陵亦登此臺坐良久則奇彩異光輝耀化天人交稱自是以還陵代尹爲元中大法師爲乙未年間合氣之說丁酉年於西川豫陽見張道士天師降授道法遂近敬而事之因辭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遣位近爲元中大法師與令狐所說符籙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元功者冥難可詳驗焉以紀其異也

按書及七錄天師創重八十一兩狀若生銅五箇連環之劑上有經符咒星辰日月之氣書用珠劍鬼神降降昇臨昇天之日唇頰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劍惟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壽相於今二十一世承天師嗣有異光或聞或現生於午以顯彰靈應至十一世天師始以慈惠及人急於於以神劍靈效每有疾苦者多借供養即所疾旋旋鄰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主家有神光如燭因燃燈一室之中地而而折經數十世八世孫應欲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競俗機忘忘然不其心人有所言謹謹許者亦皆信用略無違誤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周周行廊殿之下瞻禮功德曰吾解靈劍劍鋒門人其靈獨小劍雖天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縱得昇乎此人謂劍有之云可矣請別往一室須臾數斤反屬其門以已上二條燭炭劍擊聲聞於外門人指殿樑心處此劍碎於其手即殊不爲慮頃之劍數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東宗觀即看所折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兩將以幾十兩之此人得劍燒燄致於老君前黃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在識者疑是太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而得重新若此而劍擊不傷元始知故按幽怪錄實以道通兩道人看說還意發雲水書有一道人滿身疥癩黃囊惡不忍觀黃囊龍曰此宅有鬼氣宜善得勝之強黃囊二尺畫一墨圈却大聲真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念其兩間中一點通明如王有金書正一組師誡子蓋天師降也按香案讀道後居星羊山見黃髮絲節前指曰老若至矣從者二人簡以蒲冠或指曰此乃房三子謂抵徐州志張道通以輔漢豐人子房八世孫七歲即還道德經帝問之舉賢良方正三請不起志在修煉久之入蜀得黃帝九鼎太清丹經丹成俱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祕書通神化驗除妖鬼而與弟子趙昇王長遇鶴鳴山中成老飛授以祕經桓帝末壽元年正月七日升山人雍氏飛昇時一百二

十三歲今之廣伯龍虎山其後裔云

按廣西通志張道說字輔漢生於吳之天目山時漢光武十年也善以符治病隱富川之白霞修煉至桓帝永壽元年又往雲臺峰白鳥昇天即其地祠之曰丹霞觀丹霞臺自至今存焉宛純仁讀寶縣東坡與書云丹霞觀張道陵遺跡果有良藥異事乎據此益信

按四川總志張道陵初入蜀關中居鶴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祕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宋雲臺山煉大丹服之漢永壽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於牛崖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雨洞崖上曰峻仙洞崖半曰升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說經新邪一劍王留玉印授長子衡乃與夫人孫氏登雲臺峰白日昇天年一百一十二歲

按衡岳志天師張道陵自天目山遊衡山謁青王光天二壇禮祝融君之神

孫夫人

按女仙傳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訓之道潛年思有感應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服服之能分形影影坐在立區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氣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通洞爽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九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餘年既洞明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遁化甚行以漢桓帝永壽元年乙酉到居陽平化煉金液還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

天師於關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王真東岳夫人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奉禮渴如市遂於山崖化一泉使獲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進神號曰解穢李至今在嵩山有三所其第一境其前有白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嶺峨嵋青山山西出對府相通故為一十四化之首也

王喬

按後漢書王喬字季羣河東人也顯宗世為棠令喬有幹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奉朝帝皆將來數面不見車騎疑其太史何望之云其歸至縣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縣張之但得一隻即為乃詣上方灑掃則四年中所賜爵者官屬履也每當朝將葉門上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極於堂前吏人排排於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履其中蓋便工履詣拜於城東土自成墳其父孫中平皆流汗喘之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朝必焚香先謁拜之吏人所歸無不仰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會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驚焉或云此即古僊人王子喬也

按春華廣武勝北平山有白蝦蟇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勝山同有一王喬一太子晉王喬一葉令王喬一食芝王喬

劉晨阮肇

按括輿府志武勝山有劉晨阮肇二人永平十五年入天台山採藥經十三日不得返還山窺有一耕地取食之下山以杯取水自甌甌著漢平其群復有一杯速下中有胡麻飯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矣因過木行一

里又渡一山出大溪見一女浴婦婦經經曉曉死姓名問郎來何說也婦經經曉曉東西樵買路者天下胡麻飯山手購甚甘美食畢有酒歌調作樂甚因止宿住十日求還還留半年氣候和適春鳥鳴悲慘求歸得長切女喚隨仙女歡欣送之指示歸路郎已零落餘得七代子孫傳聞難窮有人入山不歸者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元俗

按後魏志元俗汴河間已數百年鄉人常見之日中無影惟獨已巳聖母亦貴之鄉市七九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藥意答云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書放乳虎即麟母仁心感天故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嘗見父母說元俗日中無影召而試之果驗王女幼避單血清淨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時有見者

方諸

按江南志志漢方諸字聖公歙人譚蓋氏紡績園藏善天文為洛陽令永元中因郊祭問之勳帝母往是日晴詔責其欺儲曰今谷時且至願乘輿還運使者去歸私人家妻不忠名遂自殺比顯貴而還帝作肉博疾馳帝驚儲已死詔宦太常卿會令封駁侯詔護其喪歸人傳其仙去顯祀之按蘇州府志方仙翁即漢南臺令駱侯侯也初拜漢郎轉洛陽令加太常卿詔曰天聖郊祀宜更擇日帝不從死於非命後果言驗追悔無及後人見其乘鶴往來新安始信其仙因為之歎曰朝為洛陽令暮作

新安人

張皓

按浙江通志張皓字文明汝南人漢安帝末初中通封衛授以青紫紫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從而或之曰動則得之靜則失之皓俯伏受命入赤城服丹行道入之耳能洞窺目能微視常有學者追來訪之則或為白鶴或為飛雲得空遊虛莫能見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陰長生

按神仙傳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導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通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曰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故與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憚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轡張黃士為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舍之丹服服半劑不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歸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傳者多矣不可盡述但漢興以來得傳者四十人上徒者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地料子曰洪源諸書有白日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傳者亦安知天下林間自有學道得傳者耶陰君已履黃髮雖未即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傳人相契相契聞見故知此近世諸

傳人欺耳而俗民謂為不欺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學道間上以驚遠待志以群類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傳人亦何意急令周達新闢之徒知其所云為最陰君曰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守受傳君神丹要道成去世付之子如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丹求何為俗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使仰鼻伸腰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神仙子欲聞道此是妄言精學所致無為合神士高之體力加勤下愚又以為不然而知神丹久藏長安於是陰君著黃書為丹經一函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經之簡刻而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封練書令弟子嚴持弟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二篇以指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帝處遠風世繁文重刑子獨好道而為臣天高尚素志不仕仕後食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躋壽樂精誠淨清雲承真與我為伴人火不灼蹄波不濡遐邇太極何應何憂做仙仙都顯尊尊應奉命之通知彼川漢竟忽米燒泥土為偶奔馳至死不肯暫休其一章曰予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為劍舞余同學十有一人寒苦求道歷一十年中多忘聖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不妄授還必歸貧身沒幽漠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俗信所牽所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優千其三章曰惟余夙少好道德兼家隨師西南北寄放五篇道世目匪三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還衣機不厭食思

不敢歸勞不取息思聖師不欺欺吾而足足朕乃見東海蓬萊要訣深不測妻子延年成子無極黃白已成資財十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婢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七十年也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樂邑

按後漢書本傳曰子叔元穎郡內黃人也好道獻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重學覽經典越在中官不與諸侍交接後稱氣通楊白上召退還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極不聞典訓為吏人荒酷遇喪起之禮典立學校以興進之雖幹吏卑未嘗諫令有諫君試嚴最嚴能升授政事明察規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馬巴治述郡拜縣守光祿大夫典封爵列舉等八人循行小人常破資進以前縣邑素有遺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壇房祀物理治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為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有有續教拜尚書省帝崩起還上書苦諫諫太后臨朝詔詔曰曰大行皇帝聖駕有旨子擢國將從臣封拜城所極數二十而聞達虛曰主擢國家舉事既非實職不可報下巴猶而遂其愚後上謂沛相曰曰豈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帝尊帝即位大將軍黃武太傅陳蕃稱教拜勳爵都或誤曰巴以謬陳陳漢之亮帝下詔切責收付廷尉曰巴自殺子賢官至雲中太守

按神仙傳時摩山廟有神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船行首舉帆相逐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神在郡內無復疾疫也巴為尚書正朔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嚙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人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書問成都成都答言臣正旦大火火食時有南從東北來火乃急雨皆酒氣復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遊成都與親故別也按香案續摩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撒勒鬼蹤跡鬼走齊郡化為書生隸五經太守妻以女巴被殺之空中刀下狸頭應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為狸亦殺之

按陝西通志路光漢順帝時人歷三關堅心奉道晉武帝太康五年往華山仙掌峰修煉號老君命玉童賜玉輪匙十事書符行功治病歸邦後昇天去

按德安府志張楷字公超縣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訣金籙之學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盈如市故云縣市書路縣至雲夢齊集今縣有會仙橋云

王遠按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學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神之掌援後舉官入

山修造還漢孝桓帝聞之遣徵不出使郡國通數以詔京師還低頭稽首不答乃通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家之事帝怒之使削去外字通去內字復見皆敬板裏則之念分明達無子孫郡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司郡太守陳耽為達營造室旦夕朝拜之但云福壽言學道也還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苦更無奴婢皆然六言誓息田免俗復還忽臨陳耽曰吾期達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達竟知其傳去不暇下著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往具棺殮葬香就狀表之至三日夜竟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蟬蛻耳達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將得達之遺書去或曰知耽將終故表之而去也初達就陳家入括舍山過吳往宮門舉經表蔡經者小兒耳而骨相當傳達知之故伴其家達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俸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固多不得去去當為屈解如從約中過耳於是告以要旨乃入室以戒自覺忽然失之視其被內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然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戒自覺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履足具如蟬蛻也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促食至其日經家乃備設饌作飲食百料餅雜列布直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閉金鼓數管人馬之聲比近聲聞所至及至經家黃家皆見遠還還冠衣水冠履雖五石經常創黃色少髯長短中形人也乘青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是兩輪展扇成儀僕乘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位

伯言以塊封其口默吹香囊隨天而下懸集於庭從伯言告其父終不從遂斷髮至從伯言首隨不知所所在唯獨見遠生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諸人召麻姑問其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數載不見到姑亦聞今來在此想姑能來相見否須臾復不見其使但聞仙語曰麻姑載井不相見鬼已五百餘年尋早有浮萍氣無隔頻信承來從從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接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觀觀麻姑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此時也麻姑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鸞鵲裝戴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人并還還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爵皆金盞玉杯無限也餽勝多是諸花而香氣遠於內外舉廟而食之云麻姑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麻姑耳豈將復為塵塵乎還嘆曰聖人言官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笑曰麻姑母及婦等麻姑婦數數日姑見知之曰麻姑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塵地謂以米粒其機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矣日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役使遠曰姑還謂人曰吾欲獨改釐美酒此酒出自天庫其味醇醪非俗人所宜飲飲之能備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性也乃以水合升消掩之乃賜麻姑人八飲一升許皆良久酒盡還遣左右曰不足復取取以十鐘與麻姑乾之醑酒須臾信還得一酒壺酒五十許使餘餘杭燒香言恐地上酒不中飲飲耳麻姑手爪似鳥鳥見之心

伯言以塊封其口默吹香囊隨天而下懸集於庭從伯言告其父終不從遂斷髮至從伯言首隨不知所所在唯獨見遠生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諸人召麻姑問其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數載不見到姑亦聞今來在此想姑能來相見否須臾復不見其使但聞仙語曰麻姑載井不相見鬼已五百餘年尋早有浮萍氣無隔頻信承來從從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接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觀觀麻姑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此時也麻姑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鸞鵲裝戴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人并還還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爵皆金盞玉杯無限也餽勝多是諸花而香氣遠於內外舉廟而食之云麻姑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麻姑耳豈將復為塵塵乎還嘆曰聖人言官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笑曰麻姑母及婦等麻姑婦數數日姑見知之曰麻姑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塵地謂以米粒其機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矣日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役使遠曰姑還謂人曰吾欲獨改釐美酒此酒出自天庫其味醇醪非俗人所宜飲飲之能備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性也乃以水合升消掩之乃賜麻姑人八飲一升許皆良久酒盡還遣左右曰不足復取取以十鐘與麻姑乾之醑酒須臾信還得一酒壺酒五十許使餘餘杭燒香言恐地上酒不中飲飲耳麻姑手爪似鳥鳥見之心

心中所云即此。李釋曰：「謂以麻姑仙人也。」遂已。却將中念曰：「前大壽時得此水，今麻姑傳化也。」還已。知卿心不實，乃可取。那羅經一讀，白晝皆安。人又持藥者，還告道：「白晝雖不可多得，但經此全有姓陳者，失其名，書能醫病，因鄰家有人神，乃請門頭求之。」拜見，於是遂引與而語。此人便欲從師，談於其塾。經適日，君且向內，而後從從觀之。曰：「曉若心邪？不正來，可教以經。」道中主者之職司罷去。

以一符并一傳書以爲小箱中，與陳陀告，自此不能去。君度世，正能存君，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禱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盡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病鬼血食作祟，無常者，但以傳紙施過其鬼，若心亦肅，如其輕微者，亦以意治之，以此符治俗間有故事之數，約百乘，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亦不見有人飲食，悉歸家，父母相問，何故？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民間，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有宮室王天寶寺。」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若十數過，山上五仙生住焉。」時常先告王君，王出城，遍詣山下，行役唯來黃鵠鄉十數村，每人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彼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年經始歸家，遠有書與陳辭，其言甚偉，大而不足，是無知方名士者，因得此方，知之陳臥於家，今世是有錢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按聞奇錄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

能履行水上
接續文獻通考麻姑王方平妹桓帝時修造於牟州
東南姑余山

蔡經

按吳地記蔡經宅在吳縣西北五十步經漢人有道術煉大丹服菖蒲得仙今蔡仙鄉卽其隱處也

算

按太平廣記淳于棼字叔通會稽人漢桓帝時爲徐縣令好道術數服餌胡麻黃精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人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在洞中爲典柏執法郎主誠有道者

夏曆

[illegible]

按洞仙傳夏馥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常服木和

雪母後入吳山從赤鬚先生受煉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以黃水靈漿法行之得道額少時被公府辟書致於桑樹乃去當時威服其高邁

樂長治

按洞仙傳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元法修之得道

三三

按後漢書李膺傳云字次俱弘華陰人也中經斷帝時爲司徒掾膺言行有人失牛者乃就膺問之膺曰無所言一無步蹄有頃者得牛而還膺曰頭誰之邪膺又書臨別對罪官曰物有相親事各脫服李膺還司隸校尉時州里服之不校垣南遷大將軍第五兄劉氏徙居京師地棄特已論而時出爲東海郡相廷舉年餘拜郎官令遠南陽太守典範三郡遇仁孝難在府未嘗失言遂常以爲壽之利則已民安而無事又有過自禁錮或引郎官責已甚不若吾者有司者乎有下田災異或引郎官責已甚行縣正志者輒舉引事官經治及處士諸生執總對譴見父老慈以養其年十歲以孝舉之訓人成德興行日有所化當年初拜太守大夫侍傳李膺敗還行中場衣一襲中夜投冠履遂上陳光祿勳嘉十五年代計詔爲太尉掾頗好年華每引見賓客常令滿庭竟常於主後酒後出帝問太尉掾李膺對曰臣不敢解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者其亡何常簡略情不舒好盛服所以爲壽者蓋主者所責也過久大醉而還客不樂之曰曰會賓須以禮人